

再
刺
頭
書

書經集註

四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F
シ-134



123.2



No. 626

31

△音釋云按周本太王所居地各在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皇甫論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旁通云愚按周室王業之興始於太王大成於武王故蔡氏截自文王言之耳

書經卷之四

蔡沉集傳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大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

△疏云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

○釋文序錄云漢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此云武帝者據註疏云

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

司馬遷在武帝之世
已見秦誓云宣帝時
女子所得不可信故
蔡氏不從之

△太全陳氏曰文王
二十四年生武王四
十八年即諸侯位在
位五十年年九十七
而終武王年七十三
而嗣位嗣位十三年
而代紂為天子七年而終年九十三也
○古註小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註云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
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
所引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至晉
孔壁古文書行而偽秦誓始廢○吳
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
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
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
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即位之十三年

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
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
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二年
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秦誓
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
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誌其在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
質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
○旁通云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
即位之夕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
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
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
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見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各不可以為春寒不可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
質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
○旁通云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
即位之夕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
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
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
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見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各不可以為春寒不可

○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
質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
○旁通云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
即位之夕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
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
說春秋因以改元為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
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見
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
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
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
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為明著但其
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
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
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
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
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
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
四時改易尤為無藝各不可以為春寒不可

○旁通云三代有正朔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為孟春之月百王之不易者也正朔者又謂之正歲商周十一月即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即建子月也前此諸儒分別未明故有紛紛之論

△旁訓云諸侯來會者親之曰友尊之曰君

○音釋云王曰者史臣追稱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則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

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上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會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攻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

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孟子公孫丑篇云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骸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置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置誠實無妄之謂言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

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
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

△音釋云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為紂陸氏遂以立政篇受德為紂之字此却非是立政自以祭德與受德對稱耳

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折言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受紂名也言紂慢天

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

炙忠良劓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

天威大勳未集沈湎充反陂班縻反劓空胡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

予躬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

日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劓剔割剝也

皇甫謐云紂剖比于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

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

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

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

伐之叙文王之辭不得

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

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

有命罔懲其侮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

△音釋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

政八百諸侯。皆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倭改也。夷躡蹠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寵。助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

△音釋云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軍。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為六師。故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六軍矣。

○旁通云。輯纂引林氏云。九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按善惡也。度義。按曲直也。

○同云。輯纂引余氏云。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註。楚誥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萬萬為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為億。之說。百萬為億。未見所本。

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子有臣三千。惟一心。度。量度也。德。得也。行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

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上。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上。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旁通云唐孔氏曰
紂之惡如繩貫物其
貫已滿

△同云家訓太社主
神也故知家土為太
社孫炎爾雅註云宜
者宜求見福佑也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
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
縱者與
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

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底致也冢土太

上文言紂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
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

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
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

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
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

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
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

一人末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於民

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
我一人除其邪穢末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

之時不
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

師而誓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

△旁通云一月武成
傳是建寅月所以知
戊午為二十八日者
以武成云惟一月十
辰旁死魄旁死魄為
初二日則此月朔辛
卯也數至戊午可知

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

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

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

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

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犁蠶通黑而黃也

微子所謂耆遂于荒是也若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

各立朋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

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

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

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憂協

△旁通云朱子曰喪失位去國也

○同云輯纂引胡氏曰按蔡傳言伐商以我訓戎謂以兵戎伐之也疏云訓戎為兵是以兵誅紂也

△旁通云文母文王正妃是為太姒邑姜武王后也

○音釋云邑姜左傳註武王之后齊太公女也

朕カクニカサカシ上カクニカサカシ襲カクニカサカシ于休祥戎商必克カクニカサカシ

良微子也。諫輔比于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父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上。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

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

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今朕必徃。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

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徃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

△廣韻五卷。唐陳州司馬孫愐著。

△孟子梁惠王下篇
有之
○旁通云于湯有光
此光字屬成湯非武
王尤光於成湯也故
蔡傳云湯之心為益
明自又云湯之心驗
之武而益顯武王甲
伐所以有光於湯者
蓋言成湯公天下之
心經六十年其慙未
解至武王而始得明
自如云在今日為他
發潛德之幽光耳非
武王之夸辭也

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
為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
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雖可也。然湯放
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於已者。
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
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為有光也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
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求世。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
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
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
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求世也。

△周禮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太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
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
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

秦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
古者天子六軍。太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
軍。牧誓叙三卿可見此
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
結怨于民。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
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襲狎侮慢。荒棄怠惰。
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
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旁通云。典常之理。即仁義禮智信也。此皆天理之自然。人心之固有。謂之顯道。猶言明命也。

△旁通云知正土為箕子者經言囚奴正土即箕子為之奴也○同云古者天子於國之南郊築圓壇之壇冬日至而祭天之主宰者是為昊天上帝於郊祀土神古天子諸侯於宮之右為壇以祭之○同云淫訓適濫巧適於巧者也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斲朝涉之脛反痛音鋪○斲斲也孔氏斲而視之史記云比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于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土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

○音釋云姐已純之正如有蘇氏女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又按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註祝斷也陸云斷音短則是祝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非斷決之斷音與短同也今蔡傳乃云斷然降是喪亡則是讀為斷決之斷而為祝音矣宜從孔傳為是

輒墮於中姐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主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活喪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子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孟子梁惠王下篇有之

○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見左傳宣公二年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土而殄絕。殄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若日月照臨顯于西土

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未。歎息而言之。

△子克受非子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

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爲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音釋云朝歌紂所都邑今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

△商周之不敵見左傳桓公十一年

△旁通云以一月為辛卯朔太盡則二月當辛酉朔而甲子在初四
○同云蔡氏云王無自用鉞之理者以史記言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此事必非聖人所為而徒為武王萬世之累故持於此因左杖之文直書曰王無自用鉞之理以破司馬遷之誣况經無其事乎

書經卷四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

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二月四日也昧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卿也武王是時尚

△旁通云周之軍制無專統千人者惟有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故古註以千夫長為師帥周禮云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蔡氏不據之者以周禮為天子之制恐不同耳然六軍三軍雖不同而各軍之制自軍將以下至五人為伍則皆同也

為諸侯故未備不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羌驅羊反髳莫侯反。左傳庸

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哲師獨稱入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大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哲言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于楯矛亦

△左傳文公十六年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蠻人率百濮聚於選地將伐楚

書經卷四

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打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疏云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旁通云古註云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愚按紂有同祖之弟。又有同世親弟。故經言王父母弟。同。一弟字。省也。又蔡氏言。堯主之胤。則色之矣。疏引亦雅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母弟謂同母弟也。

○國語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姐巳女焉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婦房在反。肆陳答報也。婦。姐也。巳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巳。姐。巳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姐。巳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姐。巳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

△旁通云坐作進退
太司馬文也車徒皆
坐車徒皆作作起也
進車驟徒趨也退鳴
鐘且卻也
○同云攻殺擊刺之
法如車三發徒三
刺之類

△音釋云貌類脂反
豹屬此貉國逐陸云
馬本作獵祭也

△楊升菴集四十一云王朝步自周大夫不徒行也王何以步也黃公紹曰步步聲也謂
人荷而行不駕馬也茲說吾取之

△音釋云孔疏云魄
者月輪都無光處也
朔後明生而魄死羣
後明死而魄生
○旁通云死魄朔也
漢律歷志文也○正

齊整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

哉夫子。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勛哉此言勛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逐

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桓胡官反貌類脂反。○桓桓威武貌。豹執夷也。虎屬欲將土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逐逐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弗勛謂不勉於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史氏記武王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日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十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日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十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

義云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旁近也
○旁通云翼輔也以
此且爲主則明日爲
輔翼此且者故以明
且爲翼日

△旁通云太華山在
華陰縣南八里

○禮記註鮮以血金
之也

旁死鬼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鬼。然後言祭
已伐商者。猶後世言某且必先言某朔也。周
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
長安縣昆明池。比鎬陂是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

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

天下弗服。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

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

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

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
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軍申鮮而藏之府庫。
倒載于文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
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音釋云孔疏云是
年四月己丑朔十九
日丁未二十二日庚
戌也。朱子清廟詩傳
云駿大而疾也。

○旁通云籩豆形制
一。同名以竹木而分
也。

△旁通云哉生魄十
六日既生魄十七日
也。其實十七日受命
十九日丁未祀周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

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

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

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

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疎。也。○此當在百土受命于周之下。

△既生鬼。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望後

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
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
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

△旁通云詩魯頌閟宮之辭朱子云剪斷也太王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述始著蓋有剪商之漸矣

○音釋云九九年崩按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為西伯則至己巳歲纔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為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美里之囚十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邠。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

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太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

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

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底。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主過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曰。共土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

○周禮註云用事亦
用祭事也

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秦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

○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音釋云篚。篚盛玄黃。說文云篚。飯器也。篚。似篋。引書實玄黃于篚。一字不當兼用。

△孟子盡心下篇云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
如無書。吾於武成取
二三策而已矣。仁人
無敵於天下。以至仁
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周。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土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主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之流梓也

○音釋云此干墓在衛州汲縣史記云武王命閉火封比干墓

○大雅大明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

○旁通朱子書說云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急地戰鬪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爲口實故說此然者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踐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命勝商之命也

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

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

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

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

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

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

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忿怒反戈相戮其酷

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足其

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

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

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

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

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賤

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

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

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

表其間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

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拱而天下治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

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

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

○音釋云亡者孔疏云謂紂所敗退處於私室者

△旁通云列爵惟五愚按比列於邦國之

爵也若朝廷之爵則公孤卿大夫士亦五

等也分土惟三愚按此亦頒於邦國之地

也孟子云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

視伯元土受地視子男亦三等也謂之內諸侯
 ○同云愚按長幼即兄弟誤重書而遺朋友當改正
 ○音釋云五典之教按舜典五典五品皋陶謨周官君牙五典蔡氏所釋並同而此五教之目有兄弟而闕朋友何也言長幼則該兄弟矣

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未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後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彘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太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

干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鬼庶邦家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
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
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
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
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

書經卷四

△旁通云劉氏原父
貢父王氏俞甫

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
拱而天下治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
定讀如此太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鬼
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
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日宜繫
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鬼在丁未庚戌之
後蓋不知生鬼之日諸侯百上雖來請命
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
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
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
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

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
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
其下則已得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
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
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辭以
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
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
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
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
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
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按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
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衍
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漢志前漢五行志

△音釋云朝餘史記
索隱云音潮似以有
汕水名漢志樂浪郡
有朝鮮縣註云武王
封箕子於此
○旁通云漢樂浪郡
故朝鮮國也周秦時
與中國絕武帝元封
三年始開

△詩大雅蒸民之篇云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書卷名四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商曰祀周日年此

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

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

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

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于魯也○蘇氏

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魯為武王陳洪範

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

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

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

厥居我不知其彛倫攸叙隲職日反相去聲

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

爵也隲定協合彛常倫理也所謂秉彜人倫

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

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彛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絲陁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彛倫攸叙

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

攸叙陁音因汨音骨斃音如○乃言者重其

類斃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

範九疇治天下之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

△音釋云斃都故反

書卷名四

二

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爲洪範九疇。此
彛倫之所以叙也。彛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
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
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
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
龜呈瑞，如蕭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
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二，左三右七，二十一
四，爲肩，六八爲足，即洛書之數也。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
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
疇之

△音釋云初一朱子
云一下當讀下不句
做此後章一五行却
與此異

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
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
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
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
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
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
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也。
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
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
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
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
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
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
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
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古註云金可以從入改更言其可爲入用之意也
新註云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堅剛之質依旧自序

○旁通云潤下潤濕而下流炎上炎熱而上外曲直謂生而曲與直從革謂可因可革種曰稼歛曰穡
○同云五行之聲水羽火徵木角金商土宮也五行之色水黑火赤木青金白玉黃也五行之氣水朽火焦木蠶金腥土香也
○音釋云稼穡以德音言也云土之用盛於稼穡以用字代德字爲優五行之味孔疏云水久浸變爲鹵故鹹火焚物焦故苦木實多酸金在火有腥氣近辛土生五穀味甘

○旁通云潤下炎上曲直從革而謂之性者是就水火木金之體而言蓋四者形而後有此氣質之性也稼穡而謂之德者稼穡本言五穀五穀乃養人之具非言土之爲體於土而有五穀之可稼可穡焉是土有此養人之德也故不可以爲性也

△旁通云其次叙與五行同動容貌發言語視色聽聲思其所思皆人事也故謂之五事精之潤澤者爲貌如水之浸潤故屬木氣之發揚者爲言如火之炎上故屬火又貌者精之榮也故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

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

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爲次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

稼穡以德音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

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爲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

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

為水言者心之聲也故為火目內實而精散於色故屬木色之華彩者莫如木也耳內應而氣接於聲故屬金聲之遠聞者莫如金也故木實則色茂眼實則視廣金虛則聲揚耳虛則聽收心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心者思之休思者心之用五事之有思猶五行之有土也水火木金皆不可無土貌言視聽皆不可無思故以思屬上也

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旁通云歲者天時之一周故正其歲在於辰四時時有三月故三月為天道小變之節晦為前月之終朔為後月之始

○同云經星時天不動凡內官外官二十八宿皆是也緯星麗天而行如杼之緯帛水火木金土五星是也

○十二次自亥枵至娵豈各有界限詳見堯典

○音釋云躔說文踐也星所履行故曰躔

○旁通云在天為度在歲為日躔者日行於度也

△旁通云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人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

儒皆祖其說余獨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前以知其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

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

極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恊

△旁通云帝念哉之念言人君於有猷有為有守之人念之而不忘當如帝舜之念皋陶也見太再謨○同云歸斯受之受言民有未合於善不陷於惡人君所當受之蓋如孟子所謂逃楊墨而歸儒者有可與為善之機也故既斯受之見孟子

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言

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恊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歛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

盡心下篇

△帝通云此一節兼言民人又以衆獨爲庶民之微者故以結上章未高明爲有位之尊者故以冠下章之首也

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無虐癸獨而畏高明癸獨庶民之至微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

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堅才而邦國昌盛矣

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知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

△旁通云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性字下當補之正一字性與氣雜情與欲流未必皆正故皇極之君以辨理為訓惟欲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

○周禮春官太師云教六詩曰賦曰賦曰出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官

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主之道主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也。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誅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夫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行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光者道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入者舉小以見大也。

△旁通云此三德之在君者所謂為政之德德者出治之本也人君道全德備剛柔正直各臻其極隨所適而應之爾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

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剛克。高

明。柔克。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

福舒。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

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沉潛者。沉深

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

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

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

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沉潛

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

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

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

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

△旁通云前皇極傳云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此云作福作威亦以威福加入之意如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之類

極者蓋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

福。作威。玉食。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

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忒。傷德反。頗。

也。僭。踰也。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

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僭

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同云禮始諸飲食乃日用之切身者凡臣下僭上威福之外夫有不玉食者故以切近者為戒○孔傳云玉食美食也釋文云珍食也

△旁通云頗。普多反。與無偏無佞同。訓。不于舊本作無偏無頗。唐玄宗以頗不協義。字韻詁改為。佞。事見郭忠恕佩鑑。

△旁通云此五者雖無一二之欠然立言即命五行之生序蓋龜兆隨時而見不知五事有先後之倫也

△左傳僖公十五年云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其卦遇蠱蠱卦巽下艮上說卦云巽

為風艮為山其占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也○晉語云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往貞屯悔豫皆八也註意昭云內曰貞外曰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有利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稽考也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曰兩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兩者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凡七兩霽蒙驛克蒙驛克也占貞悔也衍推忒也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凡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卜筮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

△旁通云說曰言三人占是占此卜筮法當有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三法並上法有卜人故三人也

狐突歎曰危涼冬殺
金寒，跌離胡可怪也
師古曰金行在西是
謂之寒

△音釋云滂即到反
水淹也

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
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
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極備過多也極無過
則滂雨少則旱是極備
亦凶極無亦凶餘准是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

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

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

若曰蒙恒風若在妄僭差豫急迫蒙昧也
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

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

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
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
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言
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
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
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
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
月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德俊民用

章家用平康歲月日時者雨暘燠寒風不失
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

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麗乎

△漢天文志云箕星為風東北之星也及巽在東南為風風陽中之陰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為雨雨必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晉志亦言軫主風

麗乎天也奸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一出黃道北赤道一出黃道南白道一出黃道西青道一出黃道東兌

○朱子語錄云間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曰箕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占證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又網漉魚底又守亦謂之畢漉魚則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

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秋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者者庶民之休外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

從星惟月
為可見耳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

好德。五曰考終命。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

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

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

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

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輕之

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

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旁通云董氏曰自
初一日五行至威用
六極禹之本文九疇
之經也自一五行至
篇終箕子叙論九疇
之傳也先經以明其
綱後傳以詳其目洪
範可得而讀矣大抵
一三三四皆經常之
疇法天以治乎人者
也六七八九皆權變
之疇即人以驗諸天
者也而五皇極一疇
則守常制變之主與
天為徒為民之則者
也

△同云福有五而極有六者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旅葵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矣而太保諄諄告之與教小兒相似
若自後世言之為非所宜言不專君矣按五峯胡氏皇王大紀以旅葵為成王時書今觀
篇中有用訓于王之語必非告武王也人但見篇首有克商通道之語遂以為武王之書
武王克商才六年而
崩遠國來朝正在成
王時如肅慎越裳皆
是也

旅葵 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
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因以
旅葵名篇今
文無古文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

太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
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
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
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
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大
高四尺曰葵按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
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躐階而走靈公
呼葵而屬之葵亦躐階而從之則葵能曉解

△周禮註云東方曰
夷南方曰蠻四夷
之所服國數也爾雅
註疏云東夷有九種
一曰玄菟二曰樂浪
三曰高驪四曰滿節
五曰島夷六曰索家
七曰東屠八曰倭人
九曰天鄙八蠻者李
迂云一曰天竺二曰

咳首三日焦僂四日
跛踵五日穿胸六日
僂耳七日狗軼八日
旁春

○鬻夷戎狄所獻見
汲冢周書土會篇

△正義云玄纁綿紵
供服也橘柚菁茅供
食也羽毛齒革瑤琨
條蕩供器用也

人意猛而善搏入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
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
此旅獒之本序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

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

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
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

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

其物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

△音釋云分陳以肅慎氏之失事見國語此昭德之致也分寶以夏后氏之璜曰黃美玉
各事見左傳定公四年此分寶玉也

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
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
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
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

小人罔以盡其力盡子忍反德盛則動容

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
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

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
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

安能盡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貞正也不役於耳目
之所好百為之度惟

△旁通云不為聲色
○論語鄉黨篇云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

△孟子盡心下篇云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
德之至也

亦役也心箴云心爲
形役乃獸乃禽

△昔釋云狎侮君子
謙狎侮小人亦玩人
之事不當獨言君子
也

其正
而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
子之事玩物即上文

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
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
已之志以道而寧則

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
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
其中古昔聖賢

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

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

△史記云穆王將征
犬戎祭公謀父諫王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
白鹿以飯自是荒服
者不至

△旁通董氏曰聖人
不以細行而不謹太
臣不以細過而不諫
此古之所以君明臣
良而後世鮮儻也漢
文帝無太保之制而
却千里馬其賢矣哉

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
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

至此章凡三節至所
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
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

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
之矜入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焚而言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
則生民保

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
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

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
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
思而加
念之哉

金滕 滕徒登反。武王有疾周公以
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

故請命三主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
錄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
為一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編書者
因以金滕名篇今古文皆有。唐
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
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壁與珪記
告神之辭也自乃上至乃瘳記上吉
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
記周公流言居東及
成王迎歸之事也

△旁通云王曰休曰
滕緘也以金緘掛若
今緘然鄭氏曰凡藏
秘書皆自然非始周公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記年見其克商之未
豫也弗豫不悅豫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二公太公召公也
李氏曰穆者敬而

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
事上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
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
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滕之書以卜者是也
先儒專以穆為敬而於所
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惱之意未
可以武王之疾

而憂惱我先王也
蓋卻二公之上

△公乃自以為功為二壇同墀為壇於南方

△音釋云卻乞約反
止也俗作却非蓋因
草書而變也

△旁通云築土封土也除地平地也

○雲漢之詩既卒既盡用也

○周禮各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瓚如盤其柄為圭也

○音釋云裸圭見典瑞孔傳云置璧三王之坐周公秉相圭為

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

王壇上演時戰二反○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壇二壇二王之位皆南向二壇之南

別為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

先主周公卻二公之上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上武王之安否耳而周公愛兄之

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

又二公穆上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上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壇以自禱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厲虐疾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

候反○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邁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且

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

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且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

文舊說謂天責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子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祖父人鬼為言至

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意

可見又按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或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

固使武王死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

△音釋云詳經意謂武王既為宗祀繼王業之丕子則佑護之者其責在三王言于天者謂三王之靈在于天也與下文子孫于下地語意相應武王於太王王季為元孫於文王為丕子周公對三王互稱之又與下文定爾子孫語意相應

△音釋云箒與鑰通
即今鎖也周禮管鑰
左傳北門之管亦皆
訓鑰鑰形如管鑰空
中，以受鑰故或名管
或名鑰以形如竹管
也

△旁通云韓氏曰體
與詩爾爾筮體無
咎言之身同周禮占
人云凡卜君占體太
夫占色史占墨卜人
占析然證以詩之語
則卜看兆體亦可通
上下言之

○音釋云兆之體周禮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
體註謂兆象也

死其親之意以
見公之達孝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箒見書乃并是吉
與

鑰通。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
人所卜之龜也。書重也。謂三龜之兆
同開箒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
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
言視其卜兆
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求
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
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
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
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音釋云兆之體周禮太卜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
體註謂兆象也

△旁通云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
為也

○音釋云以金緘之案金謂鎖也即所謂箒也王鄭註云滕東也詩緹滕註云緹繩也滕
約也廣雅亦云滕繩
也蓋藏書之匱金以
鑰之滕以緘之二者
兼用故謂之金滕所
以致其固也金不可
為滕滕無取於金孔
傳云緘之以金而祭
傳因之義殊未安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滕以金緘之也。
翼日。公歸之明白也。瘳愈也。按金滕之匱乃
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
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
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箒見書者
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滕
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
金滕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冊
祝為後來
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
也群弟蔡叔度霍叔處也

△音釋云武王既喪
按經世紀年武王已
巳歲即位至二十三年
辛巳克商壬午有疾

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歲

○旁通管古錄云武王克商七年而崩子成王誦立成王年十三周公為家宰攝行天子事據此則武王克商二年病時成王僅八歲故不知事至此十三歲而即位間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則成王已十五歲所謂五尺童子也故稱孺子冲子自成王即位至周公復辟時凡七年而成王二十歲所謂六尺之孤也

○詩疏云流謂水流造作虛聲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

△旁通詩疏云居東者出處東國衛罪以靈王之察也居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人傳更無其事

△旁通程子曰鳴鴉謂為惡者子喻管蔡室前王室

○同云讓貴也呂氏曰王欲誅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過之根本也

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群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

先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

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鳴鴉王亦未敢誚公
鳴鴉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太木

書經卷四

四

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獲胡弁皮變反。○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滕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按秋大孰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徃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

△大全云如蔡黜當云我莫敢言耳說文勿莫也

△旁通云按陸氏釋文云新逆馬本作親逆

公命我勿敢言周公上武王之疾二公未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上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啓金滕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

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

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日郊

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群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十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

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

子周公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

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

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

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

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

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

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

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

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

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音釋云朱子語錄云書中弗字只如字讀言不見閱字於上天也

○小雅節南山之詩云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夫之弔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音釋云賁彼義反用朱子語錄從王荆公讀屬下句

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

天降威用已承上語詞已而有不能已之意

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寧王武王也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

△旁通韻會云紹介行也謂行人之副也書疏云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上之

以繼天明道林氏曰

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真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可見

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千西土之兆蓋已預告矣反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千救寧

△左傳宣公十四年云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杜預云以我止其邊鄙是與亡國同○同云子產曰鄭鄙邑也子展曰鄙我是欲註云楚欲以鄭為鄙邑

△音釋云武繼以繼訓武雖不爾雅然讀救安商邦而繼武王於下句文義破碎不如私傳云救安武事或云寧武謂武王猶稱寧者武王也

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左傳成公十二年文

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上蓋上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上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誤矣

△肆子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卜言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
 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
 可征王害不違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
 王違上之言也邦君御事
 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
 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官邦君之室謂三叔
 不睦之故實兆變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
 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
 違上而

△肆予冲人求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
 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

△音釋云卯五剛反朱子語錄云卯即我字沈在中謂秦讀平音故謂之卯

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
 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卯五剛反
 此音秘
 造為卯我也故我冲人亦未思其事之艱大
 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鯨寡深可哀也然
 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
 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
 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
 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
 我目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
 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巳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寧王惟上用克綏受茲命今天

△音釋云相去聲

其相民矧亦惟上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
基命其取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上用所謂朕夢協朕上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上是用是上而先主下而小民莫不用上而我獨可廢下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基業其可違也
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
勤哉天閱恣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
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

△音釋云呼去聲不部鄙反下同多難去聲治平聲

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
用勤恣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
受休畢閱音秘。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閱者否閉而不通也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太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太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恣我

書經卷四

△音釋云蓄莊持反爾雅註始去章也

○孟子離婁上篇云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宋註云昔者前日也

民若有疾者四國勤事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故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

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蓄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

棄其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也昔前日

予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

△音釋云厥音斯役也漢書廝養卒註析薪曰厥炊草曰養

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蓄矣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蓄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

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
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
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
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

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棗忱爾時

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入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放也

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

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

邦言昔武王之明天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

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

△仲虺之誥篇云用
爽厥師

○音釋云易衷益及下風

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
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
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
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
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按
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
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棗忱
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棗忱天
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
不足以當之况君爽之書周公歷舉號叔閔
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
棗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
何疑哉

△子求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天子曷敢不終

朕敵。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

本我何敢不終我之田敵乎我之所以終敵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

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

陳惟若茲我何敢盡欲用上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主

疆土之理而不吉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

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

所陳蓋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

命下述得入性推寧主寧人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

近指成主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

△音釋云斷都玩反下同復音腹知音智與去聲

○音釋云斷都玩反下同復音腹知音智與去聲

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

祀史錄其詰命以為此篇今文無言文有

王若曰猷般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

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

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

△旁通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周以寬待之非欲臣之也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曰武王下軍投殷後於宋是也及武庚叛成王殺之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國建之為上公以奉湯祀蓋申命之書非先未封

至此始封也

△論語八佾篇有之

○音釋云膳音煩祭肉也 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實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矣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

△太甲上篇有之
○伊訓篇有之

△音釋云抱祭器歸周事見史記然引此則又與微子篇傳不協矣

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

△旁通云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宋國即隋之宋州唐之睢陽郡宋升應天府今為歸德府屬河南有微子墓

△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玉之服

○周頌振鹭篇云在彼無思在此無斁

○音釋云上公服命孔傳祖服命數孔疏云服謂殷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然孔傳於康證明乃服命但釋云所行之命反似明直也

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毫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

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求綏厥位毗予一

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敷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

○林氏曰。僭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

僭無備。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僭。僭之過

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

謹矣。其後遂用於群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入

僭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

按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

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

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

曰弟。然既謂之王。則為成王之

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

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而略

△音釋云康叔孔傳云康折內國各叔封字也此以管蔡霍例之也鄭玄以康為謚號按今世所傳汲冢周書克殷篇云王入即位于社太平之左召公奭贊采師尚父

牽牲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原公衛叔出百姓之囚與蔡氏所引不同采事也布茲史記周紀註茲者籍席之名索隱云茲一作並公明草也言茲舉成器爾雅釋器云尊謂之茲茲者尊席也

○旁通云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克商後七年而能則克商時已八十六歲及至分封則近九十矣

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鬻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

△國風東山之詩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土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予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音釋云左氏曰明德慎罰見成公二年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王武王也。子孟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左氏曰明德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故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不敢侮鰥寡。庸庸。衺衺。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大禹謨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反邦。漸以修治。至蓬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

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邯鄲。南為鄘。東為衛。意邯鄲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致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衣。通音聿。音述。○此下明德也。通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

△益稷篇云。禹曰。安汝止云。

○周易太畜卦象辭云。天在山中。太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適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考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音釋云惘音通陸
又軟動反深如還反

△王曰嗚呼小子封惘深乃身敬哉天畏棊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
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
惠不惠懋不懋惘音通瘰姑還反○惘痛瘰
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
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
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
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
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
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
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
盡乃心無康
好逸豫者也

△音釋云應去聲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
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
使乏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
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
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皆乃
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皆災適爾既道極厥辜
時乃不可殺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
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
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

音釋云稱平聲治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云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入以逞亦不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有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亦不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赤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音釋云準限之義說文云臬射的也註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門中擊爲臬故兼取二義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刑殺者天之所以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則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按篇

△旁通東齋陳氏曰
要者結罪之辭要囚
謂結定其囚之罪也
蔽要囚謂斷其所結
定之囚猶今世引斷
也今世太辟囚已結
罪後猶有審覆經年
者

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
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
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
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

囚要囚獄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
旬十日時二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日時敘惟日未

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
慮其泥舌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

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已又

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
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
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
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念情之心起刑殺
之所由不中
也可不戒哉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

德惟乃知之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切小
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

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賈不

畏死罔弗懲警音敏懲徒對反越窮越也
盤庚云顛越不恭警強懲惡也

△正義曰顛越人謂
不死而傷

自得罪。非為人誘。降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慙。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

△音釋云。弔音的。朱子語錄云。音如字。言痛憫此得罪之人也。作罰句絕。

△孟子離婁上篇云。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孝經第十章云。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

△旁通新安陳氏曰。蔡訓憂為法。未見所本。愚按釋詁以典釋。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弔音的。大慙。即上文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立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

法則律屬皆訓常執
註云皆謂常法耳疏
引不率大憂蔡氏蓋
據此也

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憇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憂訖黜反○憂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于輿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王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于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君長指康叔而言也

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疎厥君也哉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

思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思敬則有所不忽思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思云

△詩下武篇云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朱註云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

△音釋云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於下章耳下章傳首有又言二字可見今補之曰言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鑑所謂以德行罰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也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道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

△音釋云無與毋通

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狼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日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不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

△音釋云肆未詳按梓材篇從爾雅訓肆為今此章亦當從之

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

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詳惟命不干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洽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

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言文殄享而言

△音釋云皆為去聲下合而為自為固為邦為實為自為並如字餘皆去聲稱于聲下並同應平聲圻與畿同復音腹

酒誥 商受酌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

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其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

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

黎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

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

下君蕓書首稱君蕓君陳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眾此為衆人而作

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

△旁通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薛氏曰妹古沫字水名因水名地毛詩傳云沫衛邑也
○詩鄘風桑中篇云爰采芣苢之鄉矣

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千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誌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一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王若曰明大命千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沫鄉

專為妹邦發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誌庶邦庶

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言文王誥誌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誌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誌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誌庶邦云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旁通新安陳氏曰按照穆之穆與左傳合不易之論以穆考為穆穆之穆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此昭字又如何訓耶穆穆之證非也
○疏云世本云儀狄釀酒又云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為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為亦天之所使也

△旁通新安陳氏曰
天降命與天降威當
對觀設酒之初意本
為祭祀乃天之降命
也酒之流生禍亦天
之降威也酒一而已
用以祀者此酒也喪
德喪邦者亦此酒也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
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
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
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

飲惟祀德將無醉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

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
無母同彝常也母常於酒其飲惟於祭
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

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文王言我民亦常訓

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
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
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
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

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

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

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於
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
貿易勿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
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
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
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旁通蔡初王氏曰
肇訓敏未可曉愚按
釋言云肇敏也郭云
肇牽車牛蔡氏正據
此而蔡初妄譏甚矣
學不可不博
○音釋云純大純字
或屬上句或屬下句
皆當釋為專一之義
訓大未安肇敏見爾
雅釋言郭註引書云
肇牽車牛

△音釋云羞養蔡氏
前羞字訓養後羞字
訓進均言克羞而異
訓不可也按羞亦訓
膳周禮所謂庶羞也
克羞者惟君謂能以
膳羞奉者老供君
也惟語助辭與帝貢
惟木同克羞饋祀謂
能以膳羞饋祀鬼神
也或云庶民無享君
上之禮然觀圖七月
之卒章則古亦或有
之况都邑御遂之長
於庶民亦有君臣之
義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
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
求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
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
德求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
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
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不
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
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
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
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
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

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求不
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
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
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
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
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
成德之士矣而何
憂其酒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
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
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徂白之邦君御事
小子也言文王慈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

△音釋云相去聲

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
畏相惟御事厥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
其敢崇飲殷先哲主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
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
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
入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
之君六七作雖世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
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
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
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

△音釋云聯必益反

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
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
祇辟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
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
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
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
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
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
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
御事而言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

△音釋云易夷益反
洪音溢

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
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
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豎反懼鄰知反。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
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於政。命
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
不肯俊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

△音釋云無與毋通
監音監下同

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
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
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
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
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
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
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
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
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虛殷惟殷人酗酒自
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
不大監撫于時
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

△旁通林氏曰康叔為諸侯長

○音釋云六典八法不則八柄並見周禮春官主封圻周禮封人為畿封註云畿上右封若今時界也又太司馬制畿封國註云立封於疆以為界又王畿之外九服為九畿註云畿猶限也

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子惟曰汝劫恣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

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劫丘入反圻與畿同。劫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酒于酒也。恣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恣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

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

△孟子萬章下篇云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未與之友而不可

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况爾之疇匹而位二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效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劫恣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

得也

△史記註云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故賜酺得會聚飲食酒誥群飲之執其類此歟

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况於酒德也哉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

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

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

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

輒殺之

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
之且惟教之酒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

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

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

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酒者不可禁矣

△音釋云蠲圭玄反

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古文皆有一○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孫孫求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及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口意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

△音釋云治平聲碑毗亦反比耳後反刑筆列反斷從坑反屬音燭監視之監音鑿啓監之監古衙反強上聲

△旁通正義云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

○音釋云都家周禮都司馬家司馬註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謂卿大夫采地

○孟子離婁上篇云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國墓之

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主而言非若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沉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尊論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

言臣而不言民者率上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

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

勞肆徂姦兇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

敗人宥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

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

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痕

也此章文多未詳

△旁通云蓋商紂之時其民多有為惡者康叔於此不當道於既往而與之更新可也

○旁通云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三者皆因罪人所歷過或知情或藏匿或資給貴給之貴官作資以貴資之也○漢律所謂痕也痕說文云敗傷也諸氏切

○音釋云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癩者律謂痕瘡師古曰痕音修

△音釋云為去聲無與母通茲句絕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

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

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

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

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

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

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

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

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

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

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

可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

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堅奇寄反雘屋郭反○稽治也敷蓄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墍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敷蓄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

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雘則望康叔

以成終云爾。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

陳東齋云具粗曰樸致巧曰斲

○音釋云梓林馬云治木器曰梓孔傳云梓人治木為器樸四角及馬云未成器也

△音釋云夾音協

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

丕享夾音協○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秦誓曰友邦

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主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

懌先王受

懌先王受

懌先王受

△旁通新安陳氏曰
蔡氏訓肆為今未安
愚按釋詁云肆故今
也郭云肆既為故又
為今今亦為故故亦
為今蔡氏正據此陳
氏未考耳

△音釋云讀音豆強
上聲

書經卷四

命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
命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
命也。用懌悅先王。
之克受天命者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千萬年惟王天子子孫

孫求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求命

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攔

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

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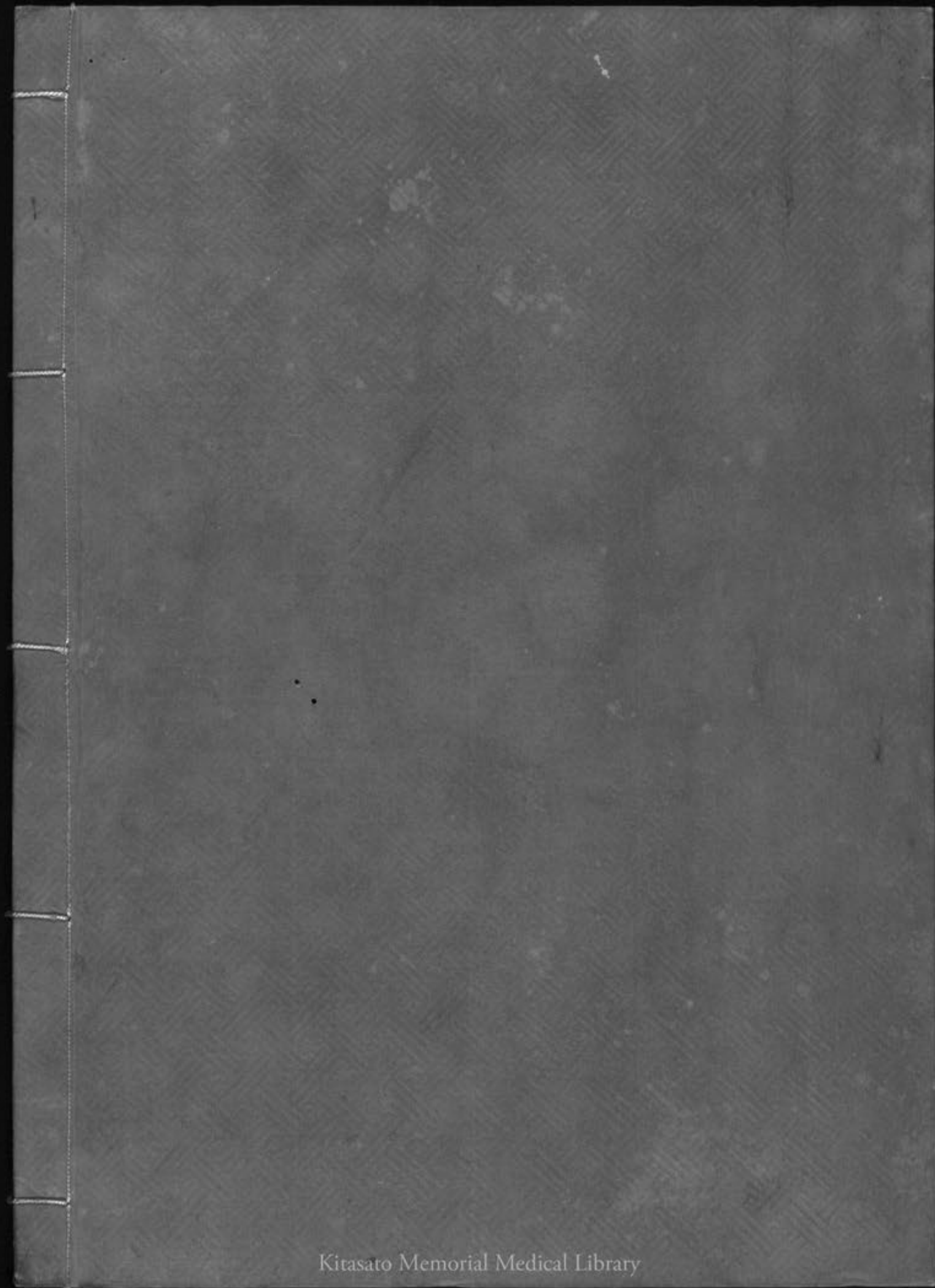
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

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

正。遇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

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啟監以下。即非武王之

書經卷之四終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